

漢

書

疏

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吳 沈欽韓撰

五行志

是以摭仲舒別向歆

晉志五行序云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班固據大傳采仲舒等著於篇

著於篇

晉志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

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則禍消福至此其大略也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本此說以爲幼君大臣之象成公季孫行父見執於晉之徵

故得雨而冰也

舊唐書睿宗諸子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凝霜封樹
靈王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按此則劉向之言有徵也
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

范甯集解引此監本訛作穀梁傳

御廩災董仲舒以爲

何休襲其說非是

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藏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按三宮者夫人與左右媵之宮公羊傳二十年傳諸侯有三宮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者也范甯解三宮爲三夫人謬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公羊傳作病何休云病者民疾疫也

董仲舒以爲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

此說自荀卿以來并傳之或襄公之事而誤入桓公也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
者公羊疏引晏子春秋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先君桓
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此皆不近情理之談也桓公
與管仲入齊先後之間耳縱使入國便多行無禮何至
便云有不嫁者乎景公爲其子孫而發露醜行非大愚
狂惑者不肯出諸口也

董仲舒以僖娶於楚而齊媵之

此亦無稽之談左傳宗人魯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據休說則西宮是右勝所居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
悲愁怨曠之所生也後書陳蕃上疏曰楚女悲而西宮
災等是俗說比諸董氏猶爲近情

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

此據漢法知之竇滯傳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是
時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長樂太后所居曰東宮李廣爲
未央衛尉帝所居曰西宮又武帝令竇嬰東朝廷辯之
如鴆曰東朝太后朝也皇太后太子所居并稱東宮

三

年正義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女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則公宮爲西宮明矣

成周宣榭火

此左氏經文公穀并作災

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滅之

此說較可何休以春秋當新王因天災樂器示周不復興乃亡賴賊之語

新宮災

劉向以爲宣公廟災云殺子赤之故亦可通然總覽魯存亡得失之故爲履霜堅冰之戒則劉向義卓然矣董

生說春秋最腐而僞

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

何休本其說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按宋於數
年內并無患禍董生不見古文而妄說伯姬既能守禮
一老婦人何所悲思何休更難通惟劉向合鴻範傳殺
太子之應

九年陳火

此昭九年事而董生倒徵宣十一年莊王滅陳以實之
其意以爲孔瑗與夏徵舒相類也不知陳火何所比附
乎如此說經則扣槃捫籥引人迷妄劉向言春秋不與

聖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願近正論要亦非春秋之意也

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

按四國惟陳舊屬楚二十五年會於黃父謀王室鄭子太叔實發之且四國之火在前豈可謂不救周之應乎淫於女樂而退孔子

雉門兩觀災在定二年退孔子在十五年安可傳會

亳社災

公羊作蒲社蒲是薄之訛耳范甯解引劉向曰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

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按桓釐廟親盡當毀此孔子所言者禮運正義何休注

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

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

按郊特牲不言兩觀爲
情彼疏云臺上架屋曰

臺門則臺門非闕門之差諸侯之門應有闕公羊言禮何足據也鄭注明堂位魯有庫

雉路則諸侯三門總諸國君降於天子者五三之異舉

應與庫雉名異實同何爲僭乎亳社者左氏解云諸侯

有之所以戒亡國傳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

正義云左
有亳社右

有周社卿大夫有大
事詢眾庶在其閒也二傳亦不譏魯有亳社也仲舒復

欲因是勸武帝用法立威爲酷吏先聲尤經生之蠹也

以春秋誼韻斷於外

淮南獄辭所連引數千人豈無寃者以經生而爲酷吏
爪牙是春秋一經乃比於羅織經矣非董仲舒之孽何
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

據晉灼注冠首曰烽烽當爲蜂蓋本有作蠶者檀弓范
則冠而蟬有綏正義云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續
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類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徒晉灼解則謂走馬墜冠尙馳逐也

長樂宮臨華殿

三輔皇圖長樂宮有臨華殿在前殿後武帝建

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

班婕妤傳求供養太后長信宮趙昭儀傳云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傳昭儀傳云成帝母太皇太后稱長信宮水經注長樂宮殿西有長信長秋諸殿玉海引黃圖長樂宮有長信宮然長信宮又長樂之別殿就其見居者名之也

桂宮鴻寧殿災

黃圖桂宮漢武帝造水經注未央宮北卽桂宮也周十餘里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按孔光傳大司空何武言傳太后可居北宮則桂宮也傳言紫房複道通未央宮者是也因傳太后居此名曰永信宮耳黃圖復云永信宮

在甘泉宮絕遠非也

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盡俗爲燼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三傳皆無水字董生因哀姜淫亂意以爲大水耳何休云蓋秋水所傷襲董生說

金鐵冰滯涸堅

冰卽凝字涸當爲涸左傳省文作固昭四年傳固陰涸寒郊祀志秋涸凍按集韻涸疑也涸固寒也師古謂涸與洄同則左傳何爲一字兩設乎

自號曰山君

一作仙君

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何休注參用董劉二家之說按歆說非也許田朝宿之
邑本非祀周公之所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
周公此行人之辭耳杜預云後世朝宿邑立周公別廟
果爾鄭於祊遂祀泰山乎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此謂子弟同姓食采得立廟於禮則非也朝宿邑而
立廟其義尤無據矣劉歆欲附鴻範傳廢祭祀之文理
不可通也

漢書卷二十一
七
釋其讐復娶齊女

按娶哀姜在二十四年與七年大水事絕遠

故三國俱水

謂魯宋同在十一年被水公羊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休云時魯亦有水災故詭詞書外以見內也按桓公十三年莊公七年俱書大水未嘗諱言襄九年及三十年書宋災豈魯國亦被火乎此等釋經鬼窟中生活劉向以爲愍公被絀之因則昭然法戒矣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何休依董說按淫女構亂禍及後嗣此春秋法戒也二劉所見者小矣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

何休依董說按魯事盟主有禮故救晉侵齊大水之徵恐不爲此劉向遠徵前數十年事益非

通儒以爲違古制

此傳致簡宗廟不知當毀而不毀孔子所以逆知桓僖廟災也何焯曰五行傳本向歆故紕毀廟之議王鳴盛商榷曰

班固郊祀志贊云究觀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此志復云云自相矛盾

凡草物之類謂之妖

晉志作草木

故致羊旣與常雨同應

庖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故班氏說麋獸非是月令注
羊火畜也時尙寒食之以安性也

史記

古人以春秋爲史記董子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杜
預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觀此志則兼以外傳爲史
記師古但言司馬遷之史記非是遷書在漢自名太史
公書王鳴盛商榷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
師古以左氏爲司馬遷竟如不辨菽麥

長安多治仄注冠

史記酈食其依儒衣冠側注徐廣曰一名高山冠齊王
所服秦以賜謁考

皆白衣袒幘

按袒幘者空頂幘也續漢志幘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
爲耳崇其巾爲屋未冠童子幘無屋無屋則袒幘也

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

以下所論洞悉物理深切著明通儒之學終竟元后事
則非劉向豈班彪乎

燕有黃鼠銜其尾

按晉志鼠妖入黃曾黃祥在思傳晉志是也此志入鼠

傳不類

王鳴盛商榷曰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復出卷中如此甚多

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越絕云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樓之故爲楚門魚門越

絕作巫門

時則有詩妖

魏書崔浩傳太史奏災惑在苑瓜星中一夜忽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爲童謠將妖言而後行其

災禍搜神記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年以類相與嬉遊永安二年

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

兒戲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燿燿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

故爲毛蟲

告爾三公鈕司馬如竦身而躍若引一匹練以登天

宋書五行志按月令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從車騎材官屯廣昌

師古曰武都之縣當是代郡之訛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晉世家之友偶與此同疑今本
外傳脫去

以招人過

蘇林注招音翹招舉也按淮南主術訓力招城關注招
舉也呂覽慎大篇作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是招爲舉
之義也宋祁校此云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按唐六典
兵部員外郎試武舉七曰舉重注云謂翹關率以五次
爲上第是唐時以招關爲翹關蓋招字本訓爲召王逸

楚詞注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毛詩傳亦云招招號召之
貌非謂用力軒舉也故須讀招爲翹買誼過秦論招人
州蘇林亦音翹則知訓舉者皆讀爲翹也

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

何休云象魯爲鄭瞻所述惑此不過以自實上侵人來
之語爲救首救尾之狡詐不知於鄭瞻何仇恨也子政
之語猶爲近情

大不明國多麋

范甯引京房作爲火不明則國多麋疏云視與禮同配
南方言火不明猶言視與禮不明也

震遂泥

虞翻注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

張惠言曰四不言變

者四當之五上云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謂四之五也四之五又在坎故遂泥矣

厥妖狗與豕交

宋五行志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

按傳下文有王定而獻之則非真變爲石也此占何可

附會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晉志復引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又云成帝咸

康初地生白毛孫盛以爲人勞之異

故聖人以爲草妖失乘之明者也

兼晉志引作物柄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當作十四年范甯解依董仲舒義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何休不用董劉之說云季孫行父專政所致楊士助疏

駁之云桓十四年季氏不專政亦無冰

厥異霜不殺也

范甯引京房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與此小異

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

說苑敬慎篇與尚書大傳同爲高宗時師古少見多怪耳注中不同不字當衍李梅實范甯引京房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何休從董仲舒說劉向以爲取吳孟子蓋約略昭公除喪後娶也何休以爲十年經去冬二傳并無冬字蓋昭公取吳

孟子之年尤誕妄

而相有妒媚之心

召南小星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說文妒婦妒夫也

婦夫妒婦也一日相親也然此許氏新異之說書傳通用禮記大學注婦妒也

釐公二十一年十月

按文當云釐公十二月何休解此經義章生說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范甯解依劉向而何休以爲夫人專愛之所生謬甚

後二年殺子赤

自釐公二十九年至文公十八年不得云後二年有訛脫

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鴻範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
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
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
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
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
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
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按此爲四月乙亥朔實歲月日之朝李尋
所對猶未敢正言哀帝之咎耳

劉歆以爲負蟻也

釋蟲草蟲負蟻郭謂常羊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
青色好在草茅中然則非蟻也羅願爾雅翼云蟻者負
盤臭蟲也亦作蟻如蟻蟲輕小前能飛生草中八月九

月知寒多入人屋裏逃劉向所說蜚誠與蟲然今所在有之草間之物不必皆因男女同盥而生也散言性不食穀者亦爲未當今負盤好以清且集稻上食稻花用家率蚤作撥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蟲亦曰香娘子按何休范甯并從劉向之說

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

按此乃鄉壁虛造之言何休襲其謬於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云宋以內取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於此年

云蓋由二世內取貴近妃族禍自上下齊召南曰以事
實核之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
之夫人王姬也後遂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
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
弱乎

劉歆以爲蠨蛸蠹之有翼者

說苑說叢篇蠹蝮仆柱梁蚊蠹走牛羊劉歆以爲飛蟻
者是矣爾雅翼云蠹飛蠹蓋柱中白蟻之所化白蟻狀
如蟻卵凡斫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至或柱礎去地
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爲房屈曲而上往往變化生

羽遇天晏溫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脫翼藉藉在地而死矣魯宣公十五年冬螽生劉歆謂卽是物又董仲舒說蝗子也說者亦多以螻爲螽螟之類失之愈遠郭璞亦以爲蝗子按魯語蟲舍蝼螻蝼是蟻子則螻亦蟻類可知

中尉不害將軍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景紀匈奴傳及百官表俱無可考師古云魏不害蓋誤以征和二年所封當塗侯魏不害爲景帝時也謬甚

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

按外傳是太子晉諫而云有司非也周本紀無其事益

明史記彼別有所據非遷書矣

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

明史五行志崇禎十三年華陰渭水赤按此後李自成陷關陝血流成川之應也

補黑膏黑祥

此傳無黑膏黑祥劉歆以蠶生當之非也按自唐以前史志只言黑氣而已宋史五行志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閒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硜硜

有聲黑氣蒙之下人丁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又宣和中洛陽府畿閒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明史志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黑嘗見民間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入牖直抵密室至則人昏迷徧城警擾操及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得其後汪直開西廠緝事道路以目黑青驗也

正德崇禎復見

之按萬曆中亦見

時則有脂夜之妖

洪範傳注夜讀曰液謂以脂液汗人也志於後一日夜

妖者方讀作夜

按脂液之妖如孔甲龍釐之類音志以晝腹隋志以卑哭當之非也

一日牛多死及爲怪

新唐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占曰金草

動魏書靈徵志轉輸煩則牛生禍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二傳並以爲晦冥左傳以爲晦日正義云杜預以長曆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按董仲舒以夷伯爲陪臣劉向以當夜妖皆鄉壁虛造之言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公羊仍以爲晦冥

疏猶執春秋例不書晦日

若果白日晦冥則不能

克期戰左傳云陳不違晦明晦日矣坐井觀天之徒可哀也

蟲食心

爾雅翼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積蟲漢孔藏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如螟是螟爲無足蟲也

厥妖牛生五足

列朝詩集劉溥小傳云己巳之變

英宗狩

先二年京師

有牛禍一牛五足一足生於額蹄反向上原博占云小人在上夷狄橫

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

范甯引劉向日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何休云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按兩說皆迂遠山崩川竭則其國自當之三川震而伯陽以爲周亡是也沙麓晉地則晉惠公當之矣

成帝河平三年隄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

水經注江水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也

明志眉州青神縣西有熊

耳山峽青衣水經其下縣東南有松柏灘按一統志嘉定府有青衣江自雅

州府雅安縣流入經洪雅縣南夾江縣西南又東南經府城西合大渡河入江名平羌水又名洪雅江陽江卽大渡河自夷界流入經峨眉縣南又東經樂山縣界至城西南合青衣水入江并無柏江捐江之名雖古今名易應亦文有譌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

鄭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俛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皇極氣先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嗜其味厚其

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

按如鄭解則不必改爲下體生上之病複同貌

傳矣

一曰馬多死及爲怪

新唐志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死多又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內取茲謂禽

按內取當從瓚說公羊傳宋三世內娶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鄭注內取國中爲下漁色

南方謂之短弧

陸璣疏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
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舍
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鄜露赤雅云斑衣山子散
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版籍定居斫山燒畬射生輕
死夫婦交構插青路衢以斷行跡不知誤入張弩射之
構精入地是生短狐狐長三寸狀若黃熊口銜毒弩巧
伺人影胎性使然也南海有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八月
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

博物志蠅蛛蟲弱人
影亦隨所著處生瘡

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

取玉玉化爲蟻射人御覽

九百五十

抱樸子曰射工蟲冬天

蟄於谷閒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
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
自辟射工也徵諸書傳則歆言亦有理也

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

按魏志高貴鄉公甘露四年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
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

明年隋
被弒

五行志梁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
中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厭妖龍見井

此下脫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事

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馬生牛牛

生馬信乎對曰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

風俗通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邈家馬生胡子
問養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亦其類也

亡天子諸侯相伐厭妖馬生人

續漢志及晉志引京房有上字此脫或以亡字屬前文

讀尤非

新唐志馬生人
一曰主人流亡

有馬生角於吳

隋志陳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拱範五行傳曰馬生角
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竟
爲周師所虜

故大人見於臨洮

晉志魏元帝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
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
今當太平晉尋伐魏隋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

仁壽四年有人

長數丈見於雁門其跡
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男化爲女宮刑濫也

按男化爲女多不可數有異者晉書郭璞傳暨陽人任

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便去谷遂成宦者宋史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此尤人痾之甚者

厥妖人死復生

按人死復生雖已葬復出多有不足異明志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河南龍門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俗傳借尸還魂者也

厥妖人生兩頭

唐志涇州鶉鶡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四歲儀鳳三年以獻於朝

晉志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儒妻產二女

腹與心相合此夫下未一之妖也

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

晉志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羞又有女子陰在首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隋志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

上體生於下媿瀆也

唐志乾符六年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自在臍下占
曰君失道明志崇禎八年鎮江民婦產一子頂戴兩首
臂贅一首與母俱斃

生非其類淫亂也

晉志懷帝五年抱罕合殿根枝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
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尋而懷
帝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人生而大上速成也

晉志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
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唐志咸通十三年民皇甫及年

十四暴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於初歲餘卽死
生而能言好虛也

宋史志淳熙十四年臨安府浦頭婦產子生而能言四
日暴長四尺

厥妖人生角

唐志咸通七年渭州有人生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

黃圖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非常室招前殿署長百官
表諸僕射署長皆屬少府

褒故公車大誰卒

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

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按掌門衛者見人輒呵問曰誰故

取以為名大誰長屬公車司馬令茅元儀暇老齋筆記今之緝事番役唐稱

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按何當作卒不良見唐書楊愼矜傳

五行志下之下

冊府元龜五百五十五宋檀超掌史職上表立條例云班固

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今改日蝕入天文志魏收序天象志

亦云然後諸史皆從其例以日食入天文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元史歷志姜岌較春秋日食云是歲己亥朔無己巳似

失一閏二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阻大衍歷與姜炭合
隋志律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并無朔字今以甲子
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於夫子於理尤詳公羊
穀梁俱是臆說也

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劉知幾史通曰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
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

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

左氏明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而仲舒造此曲說

劉歆以爲楚鄭分

歆號知歷故推日食地分適其時有鄭昭公事而楚無事也執此以爲日食之應則尤泥矣

楚滅舒蓼

舒蓼事在宣八年胡可以十五年日食應之不得已當

言滅庸耳

在十六年

晉敗王師於貿戎

公穀並云然齊召南曰按貿戎與王師戰此實事也以王師自敗爲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經可易爲貿戎乎此穿鑿也

晉人執戎蠻子歸於楚京師楚也

其穿鑿無稽只因一歸字與歸於京師相同遂以楚爲京師何休又甚爲之詞云晉人執戎蔓子不歸天子而歸於楚惡晉背叛當誅之然傳文嫌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同文故稱晉人稱戎蠻子名以避之非眞京師楚也一經俗儒演說白日鬼嘯矣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帝紀不載疑此衍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

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按歷法當以癸未爲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爲常理今云晦日食者司

歷之失也按漢時未行定朔之法只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或在晦二不足怪也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宋志云八月晦亦當爲九月朔

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

二人謂許皇后班婕妤好專歸咎於二人永之姦詔也

星隕而且雨

杜預依此說范甯強毅梁傳從之非也星隕如雨言星之隕多且急若雨下耳觀下成帝時復云星隕如雨京房易傳天雨星云云則益明只是星隕之狀不兼雨也

蓋恒星不見是一事星隕如雨又一事經所以加書夜中也或者疑恒星不見則凡星不見又安得見星隕之似雨耶不知二者本非一時一事且星隕亦斷無暗墜之理卽如夏秋之間小星或飛移數丈其始終莫能見也至飛時乃見耳果使恒星終夜不見又何碍於見凡星之隕耶又誤執左氏夜明之說必是無雲星隕之後又雨則如無雲而雷又足爲異此則占家天泣之說附會益非矣

申繡日彗

明史天文志彗亦彗類大約偏指謂之彗芒氣四出則

曰孝爲災更甚於孝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終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孫祖燕校

汪自強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地理志

吳 沈欽韓撰

溝洫志攷一

泥行乘羸山行則楫

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𦰩泥用輶山用橐

釋音𦰩乃鳥切推板

具按玉篇集韻並云𦰩𦰩長不勁也

呂覽慎勢篇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

沙用鳩山用橐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楫𦰩窮廬故有

所宜也又修務訓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

用藁

高誘又注四載云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藁

禹本紀云泥行乘

橈山行乘楫

徐廣曰橈他書或作藁楫一作橋音邱遙反加漭曰橈音茅藁之藁謂以板置其泥

上令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橈形行如船而短小兩頭廣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擡進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也

東新語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

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

而兩旁無牆所謂橈也當海水初落魚蝦膠黏淺沙洗

踏之輒驚入漸澗不可得漁者於塗跳屈其左足而以

右足蹕泥左扶而右手拈拾板輕坦滑擡行若飛蓋大

禹泥行之所乘者也按與張守節說同又河渠書泥行

踏毳山行卽橋徐廣曰一作樑說文山行乘櫟澤行乘軻僞孔傳作

輶輶總而言之毳橈窳聲同高誘徐廣並有作窳之字故

如漙讀橈爲窳師古不與隼鳩爲一物隼鳩字傳寫變

如聲韻

耳樺榻橋聲同與樛菓爲一物樛卽藁盛土之器越山者以此懸度又爲鹿盧以轉故亦謂之橋而榘輶輶爲一物廟中以載柩士謂之輶軸者也

至於大伾

注鄭氏云云按書正義水經注引鄭君注同鄭氏知卽康成矣辭瓚指黎陽山爲大伾循水經河水東過鞏縣成皋滎陽又東北過武德縣東又東北過黎陽縣南禹貢河東行者洛汭大伾北行者降水大陸黎陽已在東北則河北折所過大伾不在黎陽明矣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通典諸書並沿瓚誤張晏云成皋縣山者是也鄭注云河水又東逕

成皋大伾山下縣之故城在伾上宋史河渠志張洎亦云大伾卽今成皋是也王鳴盛尙書後案曰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鄭云在修武武德之界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以河北岸言之兩說二而一者也
迺醜二渠以引其河

水經注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

按此謂禹之故道

又云河水又東北

爲長壽津

上白黎陽白馬

河之故瀆出焉

全祖望校此溝洫志六字爲經文

曰醜二渠以引河一則潞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

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

胡渭禹貢錙指曰醜水經者不知潞水卽

徒駭而以王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城在今大名府

內黃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大名府南樂縣西

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河之故瀆

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明史

地理志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一統志貝邱故城在

東昌府清平縣西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一統志甘陵故城在清平縣南又東

北逕靈縣故城南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別出為鳴犢河故瀆

又東逕鄒縣故城南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又東逕平原故城

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寰宇記在平原縣西

北二逕鬲縣故城西在今陵縣北北逕修縣故城東明志景州

治蓼縣省入

安陵縣西

景州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

東北至東光縣故城

西而北與漳水合

明志景州東光縣南有漳河

又淇水篇淇水右合

宿胥故瀆

明志大名府濬縣南有宿胥故瀆卽淇水合衛河處又河渠志衛河謂之白溝亦曰宿胥

瀆宋元時名曰御河

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

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

魏無慮頓邱卽指是瀆也又敘漂水云東武陽縣有漂

水出焉漂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

趙一清水經箋釋曰漂始黎陽

宿胥口不

僅出此也宋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禹於貝邱疏二

渠以分水勢

按貝邱乃頓邱之誤貝邱太遠在河下流頓邱今爲大名府清豐縣有大河故道

一渠自武陽縣

官本記武爲舞

東引入漂水一渠疏畎引旁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雖指曰其一濕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干乘入海其一河之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

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含漳水是爲北

過降水

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卽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

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邱南東北流至干乘入海者卽王莽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又云水經

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在今開州西北

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時空者惟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宿胥口爲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

武爲清河漳水之所行則敘入清河漳水並不列大河
故瀆

注其一出貝邱西南

亦當爲頓邱之誤水經注敘此渠於長壽津下戚城之
上是爲頓邱之地明矣

北載之高地

謂乘高注北也王橫亦云使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宋史志大中祥符八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卽衛河一
統志源出

衛輝府輝縣西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閒
蘇門小朔刀泉

太行二字衍 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

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衝漳直下

北出邢洺如夏書過泇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

而至於海

九域志霸州文安縣有百濟河明志通州實堪縣有朝河朝蓋湖之誤

大伾而

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

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天禧四年垂又言

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

卽黎陽縣與

長吏計度垂言今者決河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

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爲難若決河而北

爲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

口九域志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案明志河開府青縣宋曰乾寧縣北有獨流河遂及契丹

又上

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並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魏志武紀建安九年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在輝縣西北河岸北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一統志裴家潭在濬縣西逕牧馬陂一統志長豐泊在濬縣西卽宋李垂所謂牧馬坡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隴爲二渠一通大

伍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
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
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
載之高地大伍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瀛兩渠滙
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
涸矣元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
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
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明志濟寧州嘉祥縣東有
會通河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于則以爲河北
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

同爲迎河

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則以爲

禹貢逆河在是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同合也下尾合曰

逆河

初學紀逆迎也言海口皆有朝夕潮以迎河

寰宇記迎河在滄州清池

縣

明志滄州漢浮陽縣隋改曰清池洪武初以州治清池縣省入

西南二十三里從南

皮來輿地志云南皮北有迎河分漳河入浮水史記正

義河至冀州分布爲九州

此謂唐之冀州唐宋地志並謂降水至此

下至滄

州更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

也胡渭曰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

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

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
縣南又東北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
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清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
陂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清河
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邱
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不
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
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成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
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
多又云碣石之東爲滄溟其西則逆河世謂之渤海而

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

不至碣石矣

按胡渭所言多鑿空度影之談姑存此以備好奇者之聞

入於渤海

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

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薛季宣書

古文訓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東望碣石其後大

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

王鳴盛曰今永平府昌黎撫寧二縣乃漢驥成縣縣

境碣石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當海水

波襄偶然激射非眞浪蕩也秦皇漢武並至碣石北魏

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觀滄海改名明志永平
樂遊山此明係在平陸而以爲淪海謬也
府昌黎縣西北有碣石山卽禹貢導河入海處也一統

志渤海在天津府東一百二十里南自鹽山縣東北接
山東海豐縣界又北經滄州青縣靜海至府東諸川匯
入處折東北接順天府寶坻寧河二縣界古曰渤海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集解文頴曰卽今官渡水也竹書紀年惠成三十一年
爲大溝於北郭以引圃田之水

元和志圖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水

經注陰溝水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滄蕩渠梁溝既開
王賁灌大梁

者謂之梁溝滄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經云

陰溝水出陽武東南逕大梁城北左屈與梁溝合俱東
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又渠水注云渠水卽蕩渠又北

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汭沙到浚儀而分也汭東注

沙南流逕梁王吹臺東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又

汭水注云陰溝卽蕩蕩渠也宋志張洎言禹又於滎澤

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按鄭注河水濟水俱以鴻溝爲

禹迹不知讀河渠書未審也洎乃承其誤至大梁浚儀縣復北復分爲二渠

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

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荈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

其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良若渠漢明帝時王景始作

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故

以儀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

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東

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於

邲邲又音坂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

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

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閒

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

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

晉書桓温傳温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義
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義

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

岸善瀆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按通鑑義熙十二年裕
遣建武將軍沈林子彭

城內史劉遵考將水
軍出石門自汴入河
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尙書左丞皇
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
爲通濟渠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一統志蔡河上流
卽汴河自中牟縣流經祥符縣南分流又東南流逕通
許縣北又東南逕尉氏縣東入陳州府扶溝縣界卽古
鴻溝又名沙水

與濟汝淮泗會

按水經注沙水南流逕扶溝縣其一支分北注渦水其
一東南逕陳郡汝南至沛之義成縣東流注於淮渦水
自沛東南至下邳亦入淮汝水東逕陳留濟陽考城梁

國之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北而東注泗水蓋泗

溝諸水派別於濟而歸於淮泗汝亦沙水所經也胡渭曰以

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

厥

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

外傳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淮以象帝

舜水經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

湖水口以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

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言

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一統志雲夢澤在德

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閒

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外傳吳王起師北征闕爲

深溝於商魯之閒

商宋也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會晉公午

於黃池水經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

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

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楚事無明文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越已滅吳而不能

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又越世家句踐已去渡

淮南以淮上地與楚並是其時當考方輿紀要山陽遺

在淮安府城東古邗溝也北神堰在府北五里古末口也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言三江者鄭氏及張守節二家並可從鄭云三江左合
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

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三

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周禮職方氏疏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潯陽南

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張云
故得有三江也此卽本鄭義宋蘇氏傳亦因之

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

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

至白蠟湖

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

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

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張氏所說比水經注爲詳按外傳子胥曰吳之與越

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曰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水經注云浙江於餘暨東合

浦陽江則錢唐浦陽亦可爲二

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

吳邪三江但就吳越言則與大江無與此論通渠似當專從張說越絕吳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濱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又云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韓邦憲廣通壩考云廣通鎮在高

滄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

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樣

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銀林堰在溧水

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

東五里曰若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

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湯五堰也後易爲上下

二壩通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

名東壩

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

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

糧今尚名胥溪及旁有伍牙山云

土音員左傳襄公五

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

杜預謂衡山在烏程縣南非也劉昭注都

國云或說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其

說當是橫衡字本通方輿紀要橫山在江甯府西南百

二十里周八十里高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

桐汭

元和志在宣州廣德縣西五十里

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

吳所築以拒楚者也方輿紀要固城在高淳縣南十五

里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

墨翟書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

誤以春秋通渠爲禹功也五湖說亦不一越絕云太湖

周三萬六千頃耆湖周六萬五千頃無錫湖周萬五千

頃如彼文則耆湖更大於太湖而今無聞未可信也韋

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

也

張守節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湖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吳

釐山東周週三十餘里西口屬二里其口南則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釐山西及北北與胥

湖連胥湖在胥山西南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北口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南卽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今按彼五湖之名連太湖爲六恐非水經河水注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當時所謂水經河水注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五湖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楊泉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躡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胸當岵嶺崔嵬穹隆行曲越絕名大鍾吾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斯則善言五湖之形勢矣

通淄濟之閒

一統志淄水源自青山府博山縣顧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歷益都臨淄樂安壽光四縣合青水泊入海濟河故道自濟南府新城縣流逕高苑博興樂安東北入海

蜀守李冰鑿離峯

水經注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壩

寰宇記蜀人謂壩爲壩壩有左右口謂之湔壩江入郫江檢江以

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壩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

郫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

江灌江西玉女房下

寰宇記青衣神益州記曰神號雷榭廟班固以爲離壩下有石

室名玉女房蓋此神也
今按固書中無是語
白沙郵作三石人
襄宇記蜀記云三石人在

永康軍青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
明志

成都府灌縣西有滄江古離堆也
通志離堆在灌縣一里

避洪水之害

水經注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

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今雅州自蒙山至

南安西溷厓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害蜀郡太守

李冰發卒鑿平溷厓河神最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

遂平溷厓通正水路宋史志今陽山江大阜江
寰宇記大阜水

自灌口下青城縣北流入溫江縣界皆爲沫水入西川始嘉眉蜀益閬夏

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

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本彭州導江至瀘州以

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滅明志雅州

有大渡河自生蕃界流入亦名沫水亦曰陽江方輿紀

要沫水在雅州西五十里源出廬山縣東九里廬山東

流至州會於青衣江故
青衣江又有沫水之稱

穿二江成都中

華陽國志李冰壅江作壩穿郫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

行舟船冰又通笮九域志華陽縣有笮江按卽流江通

汶井江元和志在蜀州唐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

會元和志白木水東南經武陽天社山下寰宇記蜀州

邛州依政縣南十里新津縣天社

山汶井泉江水會明志崇慶
州新津縣南天社山枕大江合江又道洛通山元和志

在漢州什放縣洛水或出瀑口疑是灌口訛經什加輅別江

西三十九里會新都大渡元和志大渡津在簡州金水縣北三十里又有綿水出紫岩山

在漢州綿竹縣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明志成都府資縣南有珠

西北三十里江卽雒江也明志瀘州本漢江陽縣賈水自東流爲資江會江陽州北來亦日中江東南入瀘江皆

溉灌稻田膏潤稼穡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今雙流縣蜀

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水經注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

萬頃歐陽忝輿地廣記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按外江

在今羅城之南笮橋下內江在今子城之南眾安橋下

自唐乾符中高駢築羅城遂作廉棗堰轉內江水從城

北流又屈而南與外江水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復成江
明志華陽縣城北有外江自灌縣分流經此過城而南
一名清遠江城南有內江亦自灌縣分流經此循城而
東一名石犀渠與外江合南注大江此府城之內外江
也方輿紀要流江在成都府城北亦自大江分流由灌
縣東北經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
餘里合於郫江一名外江又名清遠江郫江在府城南
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郫
縣應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宋志
阜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曰外應

一統志外應
卽花江也 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安

之金堂九域志乾德五年以簡州東北曰三石洞一統志三

石洞卽涪水也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蒙陽而達於漢之雒

東南曰馬騎一統志馬騎卽流江也溉導江與彭之崇寧宋地理志崇寧

元年改唐昌縣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

派別支分不可悉記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
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
鼻以捍之離堆之址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
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
於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
四以爲高下之度元河渠志江歲治隄防上下交病元
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
害之處三十有二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鰲之以石
則歲役可罷民力可蘇矣至元元年十一月肇事於都

江堰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
行北舊無江李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

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

明志灌縣有石門廣濟諸堰

以節

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南東爲侍郎楊柳二堰

一統志侍郎堰在灌縣南唐龍朔中築楊柳堰在新繁縣北五里

其水自離堆分流入

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

宋志彭州九隴縣有鹿角砦一統志鹿角堰在溫江縣西又

東至金馬口又東道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

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鬪鷄臺臺有水則以尺

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又書深淘

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

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醜爲二渠
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

監本
訛郫

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

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
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
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東行二十餘里水
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
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
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

九域志蜀州江
原縣有金馬鎮

鑿二渠合金馬

一統志金馬堰在雙
流縣西北十五里

東南入於新津江

據九域志
是阜江

羅藍

淀千金黃水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

東爲外應顏上

顏上堰亦見宋志

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

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埧渠皆內江之支

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爲萬工堰

一統志萬工堰在崇寧縣北

堰之

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

閒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爲

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諸堰都

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

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都江居大江中流以

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然後卽了

一統志自漢以來皆以李冰所鑿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曰郫水轉謂之入江舊志大阜江本岷江正流自

離堆壑後始以流江爲正流而以此爲王鳴盛後案曰南江宋元以來始專以阜江爲正源

流江者江之正流常璩志所謂檢江郫水出自山源而

下流爲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縣

遂目爲二江而皆以爲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江也

任豫言此江一名涪江一名瀾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郫瀾爲李冰所穿二江非是按水經注所

敘江水自都安以至成都者爲流江則流江卽大江矣

唐宋地志及宋元史並然元志只云俗稱大阜江江之

正源不以爲憑而胡渭舍地理志明文必欲以大阜江

爲岷江正流且妄援元和寰宇九域等書以證愚攷元

和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縣南七里又

云鄰江一名阜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大

阜水自灌口下青城縣北流入溫江縣又眉州彭山縣

下云大江一名汝江又名導江嘉州龍遊縣下同至九域志於

新津縣下云有阜江青城縣下云有大江亦自不察胡

氏每欲穿鑿立異簡籍具在其可厚誣乎寰宇記之書異同舛錯首

尾不相顧然於阜江止謂之大阜水明地理志新津縣

之南有阜江即大江也此即沿俗稱之謬一統志承之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

按史起事見呂覽樂成篇然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

溉鄴滑稽傳言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

溉此亦不可沒者也一統志西門渠在彰德府廣漳縣西南今廢左思魏都

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乃爲一家解圍矣

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

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長

安志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索隱以爲卽谷口

非也

寒門谷口卽治谷在靈陽縣與中山同處何云自中山西坻瓠口乎元李好文奉元州縣圖於三原

縣西注焦穫又於永壽縣北圖瓠口胡渭曰瓠口卽治谷亦稱瓠中治水出谷處俗謂之東谷口距谷口二十餘里亦沿舊說宋志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

渠利害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經度選等

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

尾三百餘里連互山足岸壁頽毀度其制置之始涇河

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厓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

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

並北山者從甘泉嶽辟諸山溫宿嶺而東至同州白水

縣界入洛也水涇注沮水出北地直路縣

明志廊州中部縣西北有

直路廢縣又延安府安塞縣西有洛水其下流卽漆沮水

東南流逕殺窰縣故城西

城在今耀州東一里

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

元和志土門山在華原縣

之東東逕懷德城南

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十五里非左馮翊之懷德也

又

東注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仲山南又絕治

谷水又東逕巖薛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濁水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其一水東出卽沮水也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沮循鄭渠東逕頻陽之當道城南元和志頻陽縣故城在美原縣西南三里又東逕蓮芍縣明志渭南縣北有蓮芍廢縣栗邑縣今白故城北又東北流至於洛水王應麟詩地理考水經云沮水出北地入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東入渭此

漆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注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則名稱相亂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沮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灋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灋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灋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但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程大昌雍錄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出北地歸德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

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同

州衙縣也

宋無衙縣明志同州縣朝邑縣有懷德縣

所謂沮水者長安志

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

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

明志富平縣西北有漆沮水其上原爲洛水出

慶陽府今水縣流經中部縣合沮水至耀州合漆水洛水遂兼漆沮之名又有石川河在縣南卽漆沮之支流

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

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

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

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旣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

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班

固以後原文有孔安國三字論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

河決酸棗東潰金堤

紀年云今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郭蓋自蔡陽引河爲溝入河水於圃田今開封中牟縣西北圃田澤又於

酸棗開濮渠河至大伾北折之勢漸緩而南故戰國已有此患水經注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隄旣建故渠水斷當謂之白馬瀆又云緣河積石爲堰通渠成曰

金隄則金隄始於戰國也冊府元龜

四百九十七

後唐莊宗

同光三年青州符習承命佐役徒修酸棗縣堽堤則又以爲最先之堤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明統志瓠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

鉅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和志濮州濮陽縣瓠

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鉅野澤在

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利志濮州濮陽縣瓠子河上

承黃河

王應麟紀聞云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明志省入開州

大野澤一名鉅

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

宋史

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按自

賴其蒲魚之利明志東平州壽張縣南有梁山濼漢武南決通淮泗之後至宋而河患漸向南宋時河入

淮者四宋志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

梁龍德三年段凝以

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

駕水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

之未幾復壞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

明志

東平州東阿縣有張秋鎮在西南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

赤河錐指在東平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俱上接開州界今不可考

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廬舍東南流至淮城界入於淮

詔發丁夫塞之命使者按

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惟滑與澶最爲溢狹於此二州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按北岸卽黎陽今之濬縣南岸卽滑州今之滑縣靈河按九真域志治平中省靈河縣爲鎮入白馬卽古靈昌津處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厯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水經注鉅澤北則清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今在開州西南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河卽泗水北清河卽濟濱也元豐

元年四月決口塞五月新隄成河復歸北

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塘次

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

金史志大定二十七年御史臺言今沿河

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句河防事按其時徐州

彭城蕭豐滕州沛亦提舉管句河防事則河已南至徐

沛也章宗明昌五年正月都水監承田樸上言前代每

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清河北下有枯河數

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

容三二分而已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

舊作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限

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

尙書省議

不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宣宗貞祐三年四月

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

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此

守禦之大計也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薩克蘇言近世

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

爲狽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

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

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

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

得其半退足以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議者以

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衝溢而出遂寢

宋志論云宋始自滑臺大伾管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

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

屢塞屢決按志仁宗皇祐元年三月商胡決河合永濟

渠注乾寧軍河渠司李仲昌議開六塔河使

歸橫隴舊河嘉祐元年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

復決此其一也熙寧初屯田都監內侍程昉都水監丞

宋昌言獻議開二股河以導東流王安石力主其謀二

年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計家港東決汎溢大

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此其二也四年十二月令河

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五年二股河成至十年七

月遂大決於澧州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

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蓋不預為經制必溢

魏博恩澶等州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

已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此其三也初商胡決河自

魏之北至恩冀乾益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決

派於魏之第六歸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

海是謂東流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

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再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顧水

性而水官難其人哲宗即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漲

水往東出知澧州王令圖建議議滄迎陽埽舊河又於

孫村金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河北

岸修進鑿牙礮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知樞密

院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三年六月詔三省決要回復故

道右相范純仁畫四不可之說會范百祿等行視東西

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又言本朝

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四年七

月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復言二股之策吳安
持與李偉力主東流五年正月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
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北流方悍今頃半天
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
誤國計乎此元祐之初欲回河而罷已罷而復興也二
月詔權罷修河蘇轍言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
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隄岸罷
吳安持李偉都監水差遣正其欺罔之罪六年四月敕
賡責李偉七年十月以大河東流歸都水官吳安持三
品服李偉再任則又一罷一興也八年河北轉運使趙
鼎議曰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軟堰
解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軟堰之計臣恐枉有
工費而以河爲戲也五月水遂潰而南犯德清西決內
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
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
言宜開北行東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建言乞塞梁
村口縷張包口開青鹽口以東鷄爪河分殺其水勢此則
已決而復塞也紹聖元年十月王宗室言上稟成算自
算自闕村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
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望向史官紀紹聖以

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
流遂斷絕八月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
運司責州縣其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
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詔可此史論所謂屢塞屢
決也然徽宗時大河安流仍北行也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河閉北而行南大約在金
初克汴以兩河界劉豫蓋至金而河遂入於淮矣然向
之時然史文無灼然

北支流猶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

於是驅全河盡入於淮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曩時河水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元人排元志武宗至大三

年十一月河北河南廉訪司言近歲亳穎之民幸河北

徒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澮悉爲陸地東至杞

縣三汊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

次湮塞南北二汶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地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卽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

按此知河雖南而勢固欲北行順帝

至正四年夏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濟

盜曹州皆懼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

明志東平

州南安民山下有安山湖南有安民亭會通河所經也朝廷患之九年丞相脫脫

薦賈魯於帝挽河使東行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

於海

考其入淮之道壽寧二州及鳳陽之懷遠徐州之沛凡四

勞堪憲章類編云一

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

明志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黃河舊經其下入曹縣

界弘治五年河決塞之改從岡南入睢州蔡家口縷水隄入梁靖口出徐州

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

梁靖口在曹州曹縣胡渭曰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明秦定元年由淮河決入清河自是為大河之經流

志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開封府原武縣北有黑陽山下臨大

河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潁州太和

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

景泰二年河南巡撫王遷言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淮者為大黃河其支流出徐州

以南者為小黃河以通漕運萬表曰黃河自野鴉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

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永樂九年七月河復故道自封邱金

龍口在封邱縣西南三十里亦名荊隆口下魚臺塌場兗州府魚臺縣南有塌場口舊運道

所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十四年決開封經懷

遠由渦河入淮正統十三年新鄉八柳樹口決新鄉縣屬魏輝

府

漫曹濮抵東昌衝涉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使

明不為運道計因其勢而防之何至嘉靖以後之患徐呂二洪遂淩澁命工部侍

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明年三月王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

其水由大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隄大半而不敢盡

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東平州平陸縣西南有大

清河指云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景泰四年河復決

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東阿縣西有小鹽河一名屬嶧河東流入大清河

漕舟盡阻太僕少卿黃仕儻言河分兩派一自萊澤南

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北流入張秋會通河

初清河元時有

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者證諸史文非矣命徐有貞治之賜築名廣

濟自此河水北出濟漕

按始則障河以便漕繼乃資河以益漕極弊則漕與河俱壞

弘治三年河決開封金龍口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

十七

入張秋運河

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

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濬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縣屬開封

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鳳陽之

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

地理志云弘治元年亳縣復爲州

北決者因淤

併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了家道口

在歸德之

高邱下徐州命白昂修治河道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

中牟決河出滎澤楊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
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
上築長隄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昂又以河南入
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於魚臺德州吳橋修古長隄
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
河以入海蓋南北分治弘治六年副都御史劉大夏治
而東南則以疏爲主

張秋決河巡按御史涂昇言衆鄭之東五河之西

鳳陽府五

河縣西北有滄河滄河東南有滌河東北有潼河並流合淮所謂五河也飲馬白露等河皆

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
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汎濫北決今
惟釀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旣殺水勢於東南必

須築隄岸於西北黃陵岡上下舊隄缺壞當度下流東

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

入海日知錄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行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按白昂之治河未嘗須與

忘其北也自劉大夏治之而北流遂永絕矣觀者知其功而由揣古今之變可也則張秋無慮

而漕河可保乃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

由曹出徐以殺水勢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里又濬孫

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道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

淮河南府滎澤縣東南有孫家渡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

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世

宗初總河副都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日

漸北徙

弘治十八年河出清河口者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

小浮橋

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

天河之水合成一派

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懼霖潦決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以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患正德末渦河等口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瀾漫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鳳陽府懷遠縣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在西南塗山在東南塢丁家道口馬牧集鷲鷲口至徐州小浮橋曰汴河自

小壩經歸德府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

曰白河引治開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

小壩至宿遷小河

唯水台大河之口亦曰唯清口亦曰小河口

併買魯河鴛

鴛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極淮之水不止一

道而徐州水患殺矣

督漕總兵官楊宏都御史高友璣侍郎章極亦屢以爲言

工部

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但議築隄

障水俾入正河而已

六年河水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衝入鷄鳴臺奪運

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糧艘阻不進

左都御史胡世宣言運道旣阻不治

河則運道無由通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

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河自

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皆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山豐沛徐州爲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運道遂塞

昭陽湖在

沛縣

今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

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

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至爲運道計

挑淤則沙土不堅築隄昭陽湖則沙磧壅不若於湖之

東岸別鑿一築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

沛縣東南

有留城東北有南沙河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令水

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

八年六月單豐

沛三縣長隄成九年五月孫家渡河隄成自是惟於一道加隄而過河不復議開

十一年總河

戴時宗請開三大支河以分洩河患

支河卽上所言

十三年總

河朱裳言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宜趨安平

劉大

夏治張秋河功成賜東入於海之漸請創築城武至濟

張秋鎮名曰安平

窻縷水大隄

兩岸築隄爲縷水

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清江浦

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
往時淮水獨流入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有澗河馬
邏諸港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
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十五年督周金
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長淮而
梁靖口趙皮寨在開封蘭陽縣二支各入清河匯於新莊閘遂
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河淮旣合昔之爲沛縣患
者今移淮安矣隆慶四年淮水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
灘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

合於黃河總河翁大立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陳瑄

故道則淮可無虞

土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

入射陽湖清口遂

臨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

淤海口幾爲平陸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知所

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

橋以洩二洪之水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

以免衝激之患則南北運道庶幾可保萬曆元年河決

徐州北有埭至

房村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

城俗曰茶城

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

河決沛縣上下二百

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淮口出水之際海

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

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
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閒隄岸桃宿而下聽其
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三年河決碭山而北淮亦
決高家堰而東山陽縣東南有高家堰徐邳淮南北漂沒數千里
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淮揚多水患矣四年督漕侍
郎吳桂芳言淮水向徑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
崔鎮桃源縣西北有崔鎮口爲防河要地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
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
陽高寶閒向來湖水不踰五尺隄僅七尺今隄加丈二
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隄以殺水勢部議以爲必淮有

所歸而後隄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五年河復決崔鎮

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

南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山下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

邵伯諸河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

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也

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

而南徙也蓋淮水并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壩

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淮泗

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淤於今

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河身不挑則來年益

高上流之法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

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河數萬帑藏

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壩朱家等

口宜及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

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要未有不先通黃河而可以治

淮亦未有不疏通淮六年總河潘季馴言陳瑄隄管家

水而可以固隄者也

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志

云後漢建安中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墩在高

太守陳登所築餘里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卽小澗也大澗口爲衝決要處築石隄長數百丈而淮不東

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

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

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隄高築

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

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卽仁義禮智信五壩則

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

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復此以水治水之法也

帝從其請

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

岸東水歸槽嗣後水發河臣輒加隄而河身日高矣十

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滄三尺山陽復河決當是時

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閒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

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道淮之議起

矣

工科給事中張貞觀會總河舒應龍總漕陳於陞等

沙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而已因而清

口日塞以致淮水上侵祖陵漫及高寶而興秦運隄亦

衝決矣今議闕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水上流十

里地去口不遠不致爲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

海之力專合於草灣之下則不復衝正河爲淮城患塞

鮑家口黃家營二決則不至散溢無歸兩岸俱隄則東

北清沐海安雍直隸巡按牛應元言黃高淮壅起於嘉

下地不虞潰決

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

呂梁百步二洪

巨石面沙日停

袁黃

樂聞運道初開人惡二洪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禮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

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岸築長隄以束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隄以防曰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爲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慶曆間復開草灣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入各閘口淮安士民築土堦以防嗣後黃淮暴

漲水遇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者不思

挑門限沙乃傍土埂築高堰橫亘六十里置全淮正流

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淮水北岸一并築隄塞

之遂倒流而爲泗陵患矣此指潘季馴御史夏之臣又議開

高堰以救祖陵科臣張企程亦以築隄障淮爲非又言

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

當決者臣以爲屏翰淮揚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

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大加開濬一由金

家灣入芒稻湖揚州府東三十里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寶應南六十里

入廣洋湖寶應東南四十里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

於其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塞灣關出口直

達涇河

實應北三十里

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

矣二十四年河臣楊一魁復條上分黃導淮事宜十月

河工告成是役也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

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開

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

淮安府志府西南九十里

周家橋石

開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

卽下芒稻河者也

於是

泗陵平而淮揚安矣

日知錄曰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復狹而

不狹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

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

見劉賈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濠者將在今

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創居河北

水經注屯氏故瀆又東逕鄒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一統志鄒縣故城在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括地志縣西南五十里

而渭水道九百餘里

劉奉世曰今渭泆至長安僅三百里按此謂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自陝州大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計漢時當由陝程起也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

一統志漕渠在西安府城南自昆明池東傍南山東至

河水經注霸水又左北納漕渠絕霸水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鄭當時所開也隋書食貨志開皇四年詔曰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乃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興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冊府元龜四百九十八開成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成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

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墮廢遠請重開道用
功亦不多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軌之
勤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長安志圖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微以百二十微爲準
古有微道水家取以爲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耕地一
方謂之一微義與此同假令渠道上廣一丈四尺下廣
一丈上下相折則爲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
十尺爲水一百二十微是水之至限也守限者每日具
微數申按微卽表之變也管子地員又以七尺大尺爲
報所司按微卽表之變也管子地員又以七尺大尺爲
施以測水泉宋志乾道元年委御前統制吳琪修興元
府六堰滄大小渠六十五並用水工準法修定

故道多阪回遠

水經注濁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

嶺西南流入故道川

元和志今鳳州理卽故道川明志漢中府鳳縣漢故道

謂之

故道水西南經故道城東隸釋武都大守李翕析里橋

郝閣頌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柱於道郝

閣緣厓鑿石處隱雲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

號爲萬柱過者慄慄又西狹頌云武功郡西狹中道危

難阻峻緣厓埤關山壁立隆崇造下有測之谿財容車

騎數有顛覆震墜之害

數歲河移徙渠不利

日知錄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石壩渠二十三年縣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

襄水通沔斜水通渭

元和志襄水源出興元府褒城縣西衙嶺山斜水與襄水同源而派分襄水東流入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經武功及鳳翔扶風三縣水經沔水注襄水又東南歷褒

口卽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

明志漢中府褒

城縣東北褒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道也

又南逕褒縣故城東又南

流入於漢

漢卽

又渭水注渭水於武功縣斜水自南來

注之北厯斜谷逕五丈原東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

功也

明志鳳翔府郿縣東有漢武功城西有嶺山褒水出南入渭斜水出北入渭

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沔漢水而上自襄陽府均州西入鄖陽府鄖西縣又西

入鄖縣又西至陝西興安州西北至漢中府西鄉縣也

冊說漢江自興安州白河縣界逕兩谷灘至木瓜灘入

鄖陽府鄖西縣境曲折東流二百八十里至府城過城

又九十里至遠河口入均州界

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郟里頌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水經注褒水東南逕大

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又歷小石門門穿

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

厥所開諫釋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平四年詔書開斜鑿通石門中遺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

洪适云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蓋從楊孟文所請也按張良勸高祖

燒絕棧道則是漢初本通褒斜蓋後來棧關崩壞武帝

時從子午谷耳西漢通蜀漢者惟褒斜子午二道漢魏

開復有駱谷道

宋志興元府褒斜谷口有六堰澆溉民田又有山河堰灌漑甚廣世傳爲蕭何

作所

水多湍石不可漕

水經注漢水又東爲鱸湍洪波湊盪古書舊言有鱸奮

鱖邈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鯁失濟故因名湍矣

州志

有怪灘在紫陽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闢又大力灘在縣

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兩石背最爲舟楫患中宮灘有

柱石怒濤如雷州境怒灘申漢水東過堵陽縣又東謂

灘二郎灘爲險而神灘尤甚

之涉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

川多湍湫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撈夏淨斷官使命按近

沔而上者魏令司馬懿伐蜀行之

願穿洛以溉重泉

臨晉今同州府治秦本紀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正義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寰宇記在縣南五十里晉書宣帝紀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漢徵縣州西三十里有乾院卽龍首之尾也通典同州馮翊縣有洛水商原所謂商顏寰宇記商原在同州北三十五里水經注云洛水南經瀛原俗謂許原也同州志俗名鐵鑱山又名長虹嶺西盡州境絕於洛東經朝邑絕於河延袤八十餘里師古解商顏爲商山按商山在商州上洛縣同州在其東北相

隔絕遠師古真妄人也

名曰龍首渠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

里故志云

疑此故志爲顯野王輿地志

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

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元和志通靈陂在朝邑縣北

四里二百三十步唐開元初姜師度爲刺史引洛水及

堰黃河以灌之種稻田二千餘頃宋志知永興軍陳堯

咨道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明志洪武十二年李文忠

言陝西病鹹鹵請穿渠城中遙引龍首渠東注從其請

發以石正統九年都御史陳鑑言朝邑多沙磧難耕縣

治洛河與渭水通請穿渠灌之

下淇園之竹爲撻

元和志李冰作撻尾堰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爲撻宋志舊制歲度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撻掘竹石菱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菱索繫其兩端別以竹

索自內旁出其高蓋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
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檝
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
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竭
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盛水勢護隄焉金史
志歲
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
十三萬七百餘束椿杙之木不與焉

吾山平

元和志魚山一名吾山在鄆州東阿縣東南二十里

齧桑浮兮淮泗滿

楚世家懷王十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齧桑徐廣云

在梁與彭城之間方輿紀要習桑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捷石蓄

蓄讀如詩箋熾蓄之蓄此卽宋志所云馬頭鑿牙也水

經濟水注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於岑於石門

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秦監祿作靈渠之法

明志桂林府興安縣
濶水之源亦曰靈渠

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鐔嶺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

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袁黃曰淮河入海之處平

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平江伯陳瑄就山陽之

滿浦坊累石爲山蜿蜒千尺卽古鋸牙遺制水得翻騰

踊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今按石齒卽此法矣

卒塞瓠子

水經注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渠築隄起自滎陽東至千

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邊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

不通惟溝瀆存焉

錐指曰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徒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

決濮陽按溝洫志言濮陽瓠子而頓邱之決口入海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問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逕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而北瀆之流微矣及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頓邱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

朔方西河讀河西酒泉

河西之酒泉郡也水經注河水逕朔方臨戎縣故城西
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注以溉田元和志靈州
迴樂縣概黃河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宮
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
大獲其利水經注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
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馮參爲上河農都尉所治
也元和志漢渠在靈武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
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
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胡渠漢渠卽胡城漢城舊迹也
明志靈州千戶所西南有漢富平廢縣旁有典農三城
又有漢靈州廢城又南
有七級渠東有光祿渠

關中靈輒成國漳渠引諸川

水經注蓋屋縣北有蒙籠渠上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

功縣爲成林渠亦曰靈輶渠

長安志靈輶渠在蓋屋界按成林卽成

國之訛

地理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苑爲蒙籠渠

又新豐涓水東會成國

故渠魏尙書僕射衛臻所開蓋衛臻曾修復耳

晉書宜紀又云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

長安志成國渠注渭水在武功縣境

寰宇記郿縣東

北九里

五泉渠東合成國渠又韋谷渠在蓋屋縣西南二

十五里自南山流下至清化店入渭

寰宇記渭水在

蓋

屋縣志韋水源出韋谷其正流西經郿縣境支流東引

爲渠散沒縣界

汝南九江引淮

水經注慎水東北入淮慎水東積爲熈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中下慎陂皆與鴻卻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又肥水注考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

東海引鉅定

地理志齊郡有鉅定縣水經注縣東南則巨淀湖縣以水受名也馬車瀆水受巨淀淀卽濁水所注也明志青州府壽光縣西北有巨淀卽清水泊也其北接馬車瀆于欽齊乘馬車瀆今青州府樂安縣高家港也一統志清水泊在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四十里接壽光縣界瀆水女水北陽水俱匯於此卽古鉅定湖也

秦山下引汶水

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水上有石門舊分水
下漑處汶水自桃鄉縣四分當其派別之處渭之四汶
口元和志汶水源出兗州乾封縣東北原山又有北汶
羸汶牟汶述征記曰秦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凡有五
汶皆源別而流同也按水經又有出朱虛縣秦山東入
濰之汶彼乃青州之汶也胡渭曰
酈注無羸汶在今縣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
流合牟汶泮水源出秦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數
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泰安州東南七
十里源出宮山流經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文所謂大汶
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
按明志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新甫山元志至元二十
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隨令史邊源相繼建河堰

牖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圖上可開之狀

於是年正月己亥起須城安山之西南止臨清之御河

河卽衛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牖三十有一名曰會通河

明志會通河由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

其中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出泰安

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原山一名馬耳山及寨子村俱至

靜豐鎮九域志兗州奉符縣有靜封鎮在今泰安府東四十里合流遶徂徠山陽

而小汶河來會經靈陽北垆城兗州府靈陽縣東北有故剛城俗曰堰城其堤

城堰卽汶流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泲水出

泲城西南流三十里會靈陽諸泉經濟寧東與泗合元

初畢輔國始於垆城左汶水陰作斗門道汶入洸至元

中又分流北入濟南旺者南北之脊也汶上縣西南爲

南旺湖運道逕其中而北出卽會通河也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自左而南距濟寧九

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

獨賴汶宋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壩

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壘閘三十八

六輔渠

元和志今雲陽縣與三原縣界六道小渠猶有存者長

安志圖經曰此則與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

以輔助溉灌耳鄉人名六渠亦號輔渠

因名曰白渠

元和志大白渠在涇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大白

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水東南流亦

入高陵縣界

長安志在縣西北六十里隋志有茂農渠疑是此三限口在縣東北爲南北分渠處

唐賈曆元年高陵令劉仁師請更水道名劉公渠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

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澆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僧大賈

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於是高宗令分檢渠上碾磑

皆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廣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獻

公

李栖

也爲工部侍郎復陳其弊代宗亦命折去私碾磑

七十餘所歲餘私置如初至大曆中利所及纔六千二

百餘頃冊府元龜大曆十二年京兆夫黎韓又奏請發使簡覆不許碾磑妨農又奏請修六門堰宋史志至道元年皇甫選等言事原見鄭渠下三白渠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隕圯若復議興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事在淳化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

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熙寧五年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長安志圖云大觀元年主客員外郎穆京奉使陝西以白渠歲罷民堰水溉田之利名存而實廢得獻說者宣德郎范鎬鄜州觀察推官穆卞以謂熙寧開嘗命殿中丞侯可自仲山旁鑿石渠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泉會下流合白渠鳩工自熙寧七年秋至次年春渠已鑿者十之三以歲款弛役今其蹟

可考因民心興萬世利乃詔提舉常平趙信相地計工
以二年九月越明年四月上渠成涇水入渠者五尺溉
涇陽醴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邑之田總二萬
五千九十三頃詔賜名曰豐利渠有禁博題名記爲大
觀四年按宋志不載
其事元史志直以豐利渠爲熙
寧時事史文雖謬不足信如此元史志至大元年王珣
爲西臺御史建言於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濶

一丈深五尺積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自延

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

長安志圖至正三年陝西御
史宋秉亮言嘗考古今渠利

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
不給於鄭渠豐利不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今豐利渠
口去水又已漸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
增治恐日就湮塞今眾論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

日復置兩關之防三日開通出土之傾一鄭渠起於瓠
口今駱駝灣西北是也上至白公渠二千七百餘步白
公渠口卽今小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
又上至王御史新渠五十六步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
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漸高今量得鄭渠
口至水高五十餘丈白渠口至水高一丈三尺相懸如
此雖欲不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餘新
渠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堰厚止三重河流深處固之
高者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
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立樁檝猶以爲固
也是以用費益力民力愈困言新石渠起於山脚地
勢高於接流其底猶有三尺未開宜再開鑿加深八尺
如此不待囤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囤但
比水高五六尺卽今三重之上截作重囤堰既低且厚
縱遇小漲只於囤上漫過不致衝倒設使囤壞亦不妨
自然入渠之水一舊關二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當時
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卽下此關以備
濁水淤澱合將二關修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
穿淘之土可以減半一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
穿淘兩岸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高岸開爲通道名曰

鹿巷凡穿淘泥沙由鹿巷達於岸外近年淘出泥土填滿鹿巷或霖雨土崩場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費力緣累年堆積擬於農隙搬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輒閉鹿巷按元志所載只未一條又不明了故節錄之以補史文之缺

言河出崑崙

通典云此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舊唐書侯君集與任城王道宗討吐谷渾趣南路歷破邏眞谷踰漢以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

御史大夫劉元鼎充吐蕃盟會使元鼎往來渡黃河上

源在洪濟橋西南二十餘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其一

水極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

三山山形如斂河流在其間新書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

崑崙也虜曰閼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餘里唐會要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儀

鳳未屬吐蕃其水甚清冷經歷水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漸黃

濁宋史河渠序云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學士蒲察篤實

元史地理附錄作都實西窮河源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

者其源也四山之閒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潘昂霄志以故名火

敦騰流出復瀦曰哈刺海志名阿刺騰兒腦兒華言海也東出曰赤賓

河合忽闌也里朮二河

朱思本志云忽闌河出自南山其地大小峻嶺綿亘千里水流

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南山西北水流合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也孫幹論譯言九渡水猶

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闌即曰闌提

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

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闌即闌提二地水流已

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合乞里馬出河

朱思本云乞里馬出河源自威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復繞

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

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按明志西寧衛西南

有慶貴

至積石經河州

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按此乃元和志

所云河州抱罕縣小積石山也潘昂霄以為即禹貢積石渠矣明志河州西北有小積石山西寧衛又西南有

積石山在廢貴德州西南禹貢道河過臨洮合洮河東

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思本日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

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各八百餘里過

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

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

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

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源自古

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

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

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至龍門與汾河合又南流二

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太華山綿互水勢不可復南乃

折而東流通水地記云禹貢積石直西寧邊外西南五

計九千餘里一統志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

百餘里坦齊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喇總名枯

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元史所稱大雪山乃禹

貢之積石在河源以東當時實未嘗西窮其源所出之

山也今巴顏喀喇實河源所出今考河源又在星宿海
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流出二泉行數里遂台名爲
阿爾坦河蒙古呼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湍急東
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地在西寧邊外西南
一千一百四里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爲他拉卽星
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
北流百餘里有二河合東南流注於查靈海由查靈東
南流五十餘里入鄂靈海卽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阿
刺臘兒也二澤之間有三水合流入黃河由鄂靈海流
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圖
渾嶺下復正南流一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
而黃又東南流遶大雪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
里至烏蓋芒奈山北又折而西北山之南有三水名古
爾板崑多崙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卽元史所謂納憐
哈刺乞爾馬出二水也自烏蓋芒奈山北轉西流前後
小水奔注遶大雪山之東北流一百五十餘里有呼
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數水入於河自呼烏
蘇入河之處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受十數小水入
德堡邊始名黃河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
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自發源至歸德

堡通計二千三百餘里

開大河上嶺

水經注河水又於朔方砥澗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為

北河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領梁北河是也正義

括地志云北河在靈州界按此貞觀中未置豐州故云然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

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連

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雙闕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

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通典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唐靈州明為寧夏衛明志

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唐靈州明廢入榆林

唐靈州明廢入榆林

有廢豐州城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

河之西地河自九原東流千里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

漢史卽云北河今按延年所謂開大河上嶺當卽梓嶺

北河也元和志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西九十三里在今

靈州東北接寧夏縣界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

經靈武縣又西北逕保靜西又西北經懷遠縣西縣卽今寧

夏府治又北經定遠城西城在新樂縣北南至府六十里又東北抵河其

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

五百餘里眞邊城之巨防又疑所謂梓嶺者在此水地

記河行三受降城之西謂之北河九邊考自陰山而北

皆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

中國得陰山則乘高一望寇出沒踪跡皆見

呂溫集三受降城碑

云納陰山於寸眸牽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必踰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按大

河過此以往則南行而勢不可挽矣明志大河自宣夏

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廢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

河套也

水地記緣胡山在歸化城之西河水西來朔山麓折而南

分爲屯氏河

水經注元城縣北有沙邱堰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屯

氏河出焉北出逕館陶縣東東北出

一統志屯氏故河在大名府元城縣

東書正義引鄭云今河所從去大陸建館陶北屯氏河

其故道與

胡溝曰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其爲禹河故道

理或有之然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明非禹迹矣按班云鄴縣故大河者亦是沿史遷舊文其實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與漢武塞河後禹故道皆無從考核其真也元和志永濟渠一名御河蓋屯氏古瀆隋氏修

之因名永濟明志臨清州館陶縣西有衛河自北直元氏

縣流入卽漢時屯氏河舊渠也

方輿紀要屯氏故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

注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

隋志館陶縣下舊置毛州云舊置則非隋置矣舊唐地

理志唐武德五年置毛州又不獨誤於隋也又元和志

云周大象二年於館陶縣置屯州以近屯河爲名益明
非隋之誤矣屯與毛乃吏書之訛與置州者無涉偶舉
檢便不堪攷核如此

邪直貝邱

一統志貝邱故城在東昌府清平縣西南

靈鳴犢口

方輿紀要靈縣城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鳴犢
口在廣平府清河縣東西

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

鄭云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今河閉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書正義許商上言三河
下言三縣則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
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
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春
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據
此文言塞其東流入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按後之言九
河故迹者水經注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
河之一道也

明志德州德平縣東北有
盤河或以爲古鈞盤也

通典古馬頰覆

釜二河在德州安德古鈞盤河在滄州樂陵縣

今爲武定府樂

胡蘇河在東光縣北明志景州東光縣元和志高津

枯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卽九河之一馬頰河在

平昌縣南十里鈎盤河經棣州陽信縣北四十里胡蘇

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明志滄州東北史記正義

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明志歷亭元省九域志瀛州樂

壽縣有徒駭河樂壽今河輿地廣記滄州南皮縣有潔

河金地明一統志太史河在南皮縣北于欽齊乘曰許

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

河開東履清滄熱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衝津注之河

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論漳

而南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如沙鹵

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綴西踰東光東

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源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

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入會口縣城南枕無
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灣數里西
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
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
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方
輿紀要士傷河在濱州北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不字衍

可復浚以助大河

水經注屯氏水斷又東北屯氏別河出東北逕清河故

城西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南北二瀆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

信鄉縣故城南甘陵縣故城北逕東逕益此則屯氏河

縣北又東北逕鄒縣與鳴犢河故瀆合
斷後橫分者也按別開支河宋元以來謂之減水河宋

志李垂道河書欲自伍西至冀州北界析爲五渠詔樞
密直學士任中正等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起滑
臺而下派之爲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
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
悠久難於隄防亦患入滹沱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
其議遂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議者
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元祐初減水河之議復起祕書監
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
於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并發河分引水
勢入孫村口以解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今回河大議
北京向下水患雖寢然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

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具費又倍矣明志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河三策其一曰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恆衝決運河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有八百里

新志

作八
十里
至乾淺
梁山泊可恃以爲泄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小不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

水經注河故瀆自沙邱堰東北逕發于縣故城西屈逕

其北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明東昌府清平縣西南五十里胡渭曰寰

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卽孟康所謂出貝邱

西南二折者也按宋志熙寧六年用滄川把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七年都水丞劉瞻言自開

直河閉魚助水勢增漲河流湍急漸塌河岸則黃河固有取於曲勢也

河果決於館陶

此北決者也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濮州館陶縣東四里水經注河水

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

水粵在漢世河決金隄

敘漢成帝王尊事

河水又東北逕衛國

縣南東爲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

縣之秦亭西

明志濮州范縣古秦亭在南

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

北卽東武陽也

明志濮州朝城縣漢東武陽縣西南有故漯河

又有漯水出焉

雖指云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

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

津

明志大名府滑縣東北長壽津

始與漯別長壽津以西漯故道悉爲

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

經高唐迨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

東北至高唐又絕瀑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以地望言之委粟津當在今范縣朝城二縣界襄宇配云委粟城在澶州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此本津名也瀑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漢志言瀑水一出武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自宋世河決商胡明志宋所開商胡六塔渠故址俱在開州境按開州宋爲澶州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浙江書局刊

楊振鐸校

丁立誠校

高培森校